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, moody background with a central, brightly lit, and somewhat blurred face of a man. Above the face, a single, glowing, teardrop-shaped object hangs down. The author's name is printed in red characters above the face. The title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large, stylized characters on a red, textured banner at the bottom. The entire cover is framed by a vibrant, abstract border with blue, red, and yellow patterns.

蓝 轲 著

空心人

蓝 轲 著

空心人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心人/蓝柯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7.2

ISBN 7-5063-1173-9

I. 空… II. 蓝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511 号

空心人

作者: 蓝 柯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: 100026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70 千

印张: 12.7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~10100

版次: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73-9/I·1161

定价: 19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蓝轲，1964年生，陕西人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大学期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迄今共发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逾200万字，目前在北京某报社供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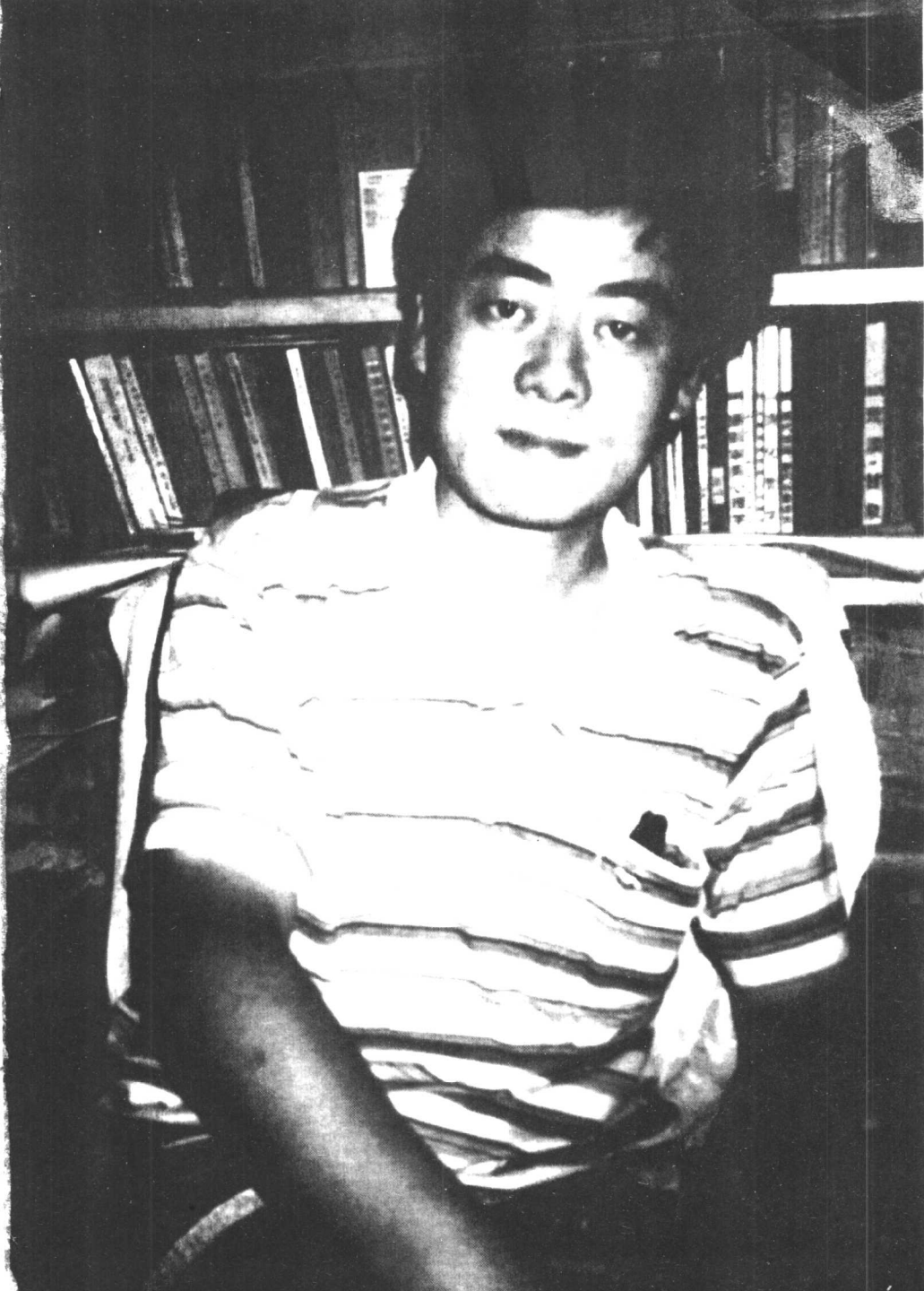
主要著作有：

中篇小说集 《扭曲》

长篇记实文学 《当代富豪群像》

长篇记实文学 《私人保镖卖生录》

长篇小说 《裂痕》



第一部

第一章

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春天像一缕和风一样飘然而来。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明媚的早晨，陈默发现自己奇怪地梦遗了。

陈默之所以有这样一次梦遗，是因为他做了一个特别的梦。

陈默做这个梦时，天已经大亮。他脸色苍白，表情扭曲，呻吟了一声，就从梦中惊醒。陈默坐在床上，两眼空洞，四处环顾，惊慌而不安。当他看见刘琪睡态安详，一丝不挂地躺在他身边，光滑的身子朦胧而富有诗意时，他才舒了口长气，渐渐平静下来，知道自己有惊无险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

陈默感到很疲惫，身体轻飘飘地，仿佛悬浮在空中。他躺在床上，木愣愣地望着天花板，毫无睡意。这时，陈默第一个感觉是虚惊一场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第二个感觉是身体某个部位湿漉漉的，用手进去一摸，那里洇湿了一片。

陈默明白了，他不禁苦笑了一下。

清晨，陈默急匆匆地下楼，要去办一件极其重要的事。究竟是什么事，他不知道。反正他要马上赶到那个陌生的地点。陈默走到街上，四周都是陌生人的面孔，他们一个

个冷漠、孤傲，同样低着头走路、说话。陈默走着走着，迷了路。这时，整条大街空无一人，只有陈默站在十字路口东张西望，他感到有些奇怪，一丝恐惧便袭上心头。就在他回望的时候，他看见城市陷落，被熊熊烈火包围。于是，他走在一片废墟之中，闻到了尸体的焦臭味和钢铁、水泥散发出的呛人的味道。陈默感到一阵恶心，便一头栽倒，失去了知觉。当他清醒过来后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眼前一座黑楼，被大火烧得焦黑斑驳。但是，黑楼耸立在那里，成为这个城市唯一的建筑物。陈默心想，这可能就是他要来的那个地方。

陈默走过残垣断壁，身上落了厚厚一层尘埃，但他还是找到了进楼的通道。这是一条破落的台阶，上面堆满了乱石、破布。陈默小心翼翼地拾阶而上。楼里静悄悄地，没有一丝儿声息。陈默只听见了自己的心跳，因此，他的脚步就更显空寥。

楼上有一扇门，紧紧地闭着，上面落满了灰尘，显得极其神秘。陈默走过去，轻轻一推那扇门就吱地一声开了。在门洞开的一刹那，陈默不禁吃了一惊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。

这是一间宽大的房子，里面金碧辉煌，古色古香，一切摆设都考究而华贵，一尘不染。陈默站在门口，不敢走进去。但同时，他又感到这地方似曾相识，他曾寻找了许多年。正在陈默犹豫的时候，他听到屋里传来一阵音乐，像行云流水，美妙极了。接着，陈默就看见，屋子的中央有一簇鲜花，鲜花丛中坐着一位美妇人。

这妇人很美，端庄高贵，一头乌发斜垂在肩上，手里拿着一枝花，半依在花丛里，目光明亮，满含秋波，正对

陈默微笑。

妇人说，我等你等了好多年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

陈默说，城市陷落了，大火还没熄灭呢。

妇人站起来。陈默看见她很高大，穿着锦缎旗袍，一副古典美女的装束。她摇曳着移步，步态婀娜，旗袍下露出一双小巧的三寸金莲，而开叉的两侧，是两条丰腴、白净的玉腿。她腰身细柔，走起来轻轻的，那两条腿就一隐一现地，极富有诱惑力。

妇人站在陈默跟前，带来一股清新的花香，陈默感到很好闻，就贪婪地吮吸着，不觉心胸更加清爽起来。

妇人说，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

陈默说，城市里没有人了，城市没有了。

妇人说，让我看看你的手相，你是否去过那座城市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

陈默说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没有人告诉我，也没有人会告诉我，因为城市没有人了，城市已经陷落了，只有大火蔓延。

妇人看着陈默笑了，声音像音乐一般悠扬，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。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热烈地接吻、默默地说话，彼此都陶醉在一片激情之中。突然，陈默感到自己吻上了一个硬硬的东西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，他抱着狂吻的是一个冷冰冰的骷髅，还不住地对他冷笑。陈默大叫一声，拔腿就逃，可那里跑得动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回头看时，那骷髅敏捷地向他追来，一把抓住了他，狂笑不止……

在幽香的花丛中，妇人宽衣解带，玉体横陈。陈默脑中一片模糊，他不自觉地俯下身去，一种从未有的快感，使

他忘记了恐惧。陈默再低头看时，那妇人又变成了一具白生生的骷髅，并用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臂，死死地扼着他。陈默惊叫一声，挣扎着脱身……

陈默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只有梦境中的片断，仿佛乌鸦一样在脑海里盘旋，不时地重现出来，他感到非常奇怪，不知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。因为在平时，他每次都是一觉睡到天亮，很少做梦，更不曾做过可怕的恶梦。而今天这个梦，实在是太可怕、太奇怪了。陈默反反复复地回想着，捉摸不出一点头绪来，心里便烦乱起来，只是隐隐觉得一个阴影向自己飘来，一种恐惧向自己压来，他在一瞬间有些紧张，喘不过气来。

陈默闭上眼睛，想使自己平静一下。可是，一闭上眼睛，他就头疼欲裂，天旋地转，那个阴影越来越大，离自己越来越近，他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身虚汗。他把手放到额头上，感到冰凉。他突然想到死。他真担心有一天一觉便睡过去。因为很久以来，陈默总是想到死这个可怕的字眼，但每次他都安慰自己，因为他毕竟才中年，离死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，再说他不想死。死了以后，老婆怎么办？儿子怎么办？档案馆里那一摊子事怎么办？可今天，他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气息，死亡的恐怖，难道这个梦是一种预示，是一种不祥之兆？陈默不敢多想，又怕想下去，他在床上缩做一团，心里痛苦极了。

想到这一次奇怪的梦遗，陈默这才意识到许久没和刘琪亲热了。

刘琪和陈默都很年轻，也就是人常说的那种如狼似虎的年纪，可平时两人都挺忙。在外忙工作，在内忙家务，一天到黑，累得半死。晚上好不容易上了床，浑身却像散了

架，谁也没有亲热的劲头。于是，经常两人都清心寡欲背对背，谁也不说话，悄悄地睡去。

想到亲热，陈默就涎着脸，去拨弄沉睡中的刘琪。

刘琪知道陈默的心事，不想亲热，便皱着眉，不耐烦地打掉陈默的手，脸朝另一侧睡去。

陈默嘿嘿干笑着，轻轻地在刘琪耳边说，好久没有来了，挺想的，来吧！

刘琪不干，眼睛也不睁地说，去！烦人，大清早的，犯什么神经？

陈默一下子亢奋起来，急切地去解刘琪的睡衣，一时弄不开，就猴急地说，合作点好不好！

刘琪一抬身，睡衣褪去，她无可奈何地说，轻点啊，别让儿子听见。

儿子陈敏已经十六岁，正在读高一，此刻他就睡在门厅里，与卧室仅一门之隔。

陈默自得其乐，不敢弄出一点声响，怕给儿子听见。于是他憋住气，压低声音，默默地跃动着，体味着其中的欢乐。

陈默一会儿就感到底气不足，气喘得厉害，并出了一身热汗。

刘琪很漂亮，属那种骨骼宽大、体态丰盈、充满动感的女人，虽三十多岁的人了，还细皮嫩肉，极富有弹性，看上去显出一种成熟的美。

陈默陶醉得天昏地暗，他看见妻子却毫无反应。她蹙着眉头，似乎还在睡，脸上是一种极其反感、极其厌恶的表情，这时，陈默突然产生了一种奸尸的感觉。

看到这一点，陈默很失望、很败兴。

陈默心里苦苦的，有一丝懊丧袭了上来。

陈默盯着刘琪漂亮的面孔，长久地端详着，慢慢地，他发觉妻子美丽的面孔一下子消失了，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具骷髅，阴森恐怖，和他在梦中所见到的那具骷髅毫无二致。

陈默败兴而返。

陈默坐在床沿，抱住头叹气，他对自己的反常十分懊丧。

刘琪依然睡着，她半睁着眼睛对陈默说，发什么呆呀？还不快点做早点去，还让他迟到呀！

陈默这才想起已经快七点了，陈敏该去上学了。

陈默开门走了出去，见陈敏躺在被窝里，睁着一双冷漠的眼睛看着他，冷冷地说，讨厌！

陈默心想陈敏早醒了，他听见了卧室的动静。

陈默自我嘲笑了一下，催促陈敏，快起床，别睡懒觉，不然又要迟到了。

陈默在厨房里准备早点。心想，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一家三口住十多平方米的住房。而自己正当壮年，正是富有激情的年纪，可十多岁的儿子就住在门厅里。与妻子亲热，像做贼似的。这真叫人有口难言。

陈默做好了早餐，又特意为陈敏煎了一个鸡蛋，以增强儿子的营养。这时，陈敏起床了，懒洋洋地走过来，坐在桌前无精打采地吃着饭，连眼皮都不抬。

陈默坐在儿子对面，喝着一碗豆浆，问陈敏，最近学习怎么样？能不能赶上课？

陈敏有气无力地咀嚼着鸡蛋、香肠，说，就那样。

说完，陈敏背起书包，一摔门，上学去了。

刘琪在厕所里大喊大叫，说拉了大半天，一点也拉不出来，干燥得厉害。接着就埋怨陈默无能，使自己太辛苦，工作不仅累，心情也不好，这不上火才怪。

听到妻子发火，陈默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他急忙走进厕所，说干燥就不要硬拉，否则会得痔疮。

刘琪听到陈默的话，更为恼火，她说废话，不拉，憋死老娘不成，滚出去。

陈默无话可说，搓着两只手，退了出来。

一会儿后，刘琪在厕所里唱起了歌，陈默知道她终于拉出来了，心里才踏实下来。

刘琪一边唱歌，一边化妆，她化得很细心。化完妆。将柜子里的衣服一一拿出，在镜子前试来试去。试了一会儿，又嘟囔起来：

真没意思，跟你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一年四季就这几件衣服，穿来穿去，真寒碜死了，也不怕人笑话。

陈默在一旁笑着说，你觉着需要就去买几身吧。

刘琪将手里衣服往床上一甩，说，买？有钱吗？你以为你是大款？就你每月挣的那点小钱，连养活老婆孩子都困难。你就这点本事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陈默安慰妻子不要生气，说钱是王八蛋，咱穷也不能一辈子穷，今后咱们想办法挣钱就是了，到时你要想买什么，就买什么。

刘琪瞪了陈默一眼，说你就会做梦。

陈默突然想起早上的那个可怕的梦，他心里不禁一颤，没有言语。

吃完饭，刘琪一身的香水味去上班了，陈默刷完碗，关了门窗，检查了一下水管、煤气，看看表，已经八点，他

也急忙穿上外衣，夹起他那破旧而永远鼓鼓囊囊的公文包，下了楼。

二

陈默在市档案馆上班，是档案资料整理人员。十多年前，陈默从外省一个落后的地方，考进这座城市的一所名牌大学。在大学时，他学的是经济专业，也是高材生，但在毕业分配时，却遇上了麻烦。原因是陈默热爱这座古老的城市，想留下来，干一番事业。但留城的指标没了，陈默一度被拒之门外。虽然他自己跑前跑后，联系了十多个单位，但终因这个问题而化为泡影。正在陈默失望，准备回原籍时，留城问题突然有了转机。这便是经友人搓和，他和刘琪结婚。就这样，陈默进了市档案馆。虽然档案馆这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驴唇不对马嘴，但毕竟留城了。陈默心想，中国这事在哪儿干都一样，专业对否并不重要，因为大家都这么活着。于是，陈默对档案工作有了浓厚的兴趣，一心一意地工作着。虽说在档案馆干了十多年，还是一名普通的资料整理人员，但他还是极认真地干着，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，把它当成了事业来干。

在楼下，陈默从横七竖八的单车堆里找了半天，才找到自己那辆破旧的 26 型永久自行车。车座上落满了一层灰土，他从包里掏出一块纸擦了擦，将废纸扔进路旁的垃圾箱，腿一跨，踩着单车走出了楼群。

陈默匆匆地骑着车，汇入流水般的上班人流。

大约经过了四十分钟，陈默穿越了整个城市，才到达了档案馆。他头上冒着热气，将车推进了楼前的存车棚。

在存车棚里，陈默遇上了同事吴龙。

吴龙与陈默大约同时进档案馆，他与陈默的年纪差不多，却看上去更年轻。他虽然年轻，经历可比陈默丰富。吴龙高中未毕业，就招工当了工人；工人当了两年，又去开车；车开了两年，又去办公司；公司办了不到一年，就赔了个底儿朝天。没有了工作，吴龙游手好闲，结集胡同串子，干上了黑道营生，专门滋事打架，坐收保护钱。后来因打架弄残了人，被公安局拘留。从公安局大门出来，吴龙又去当了三年兵。复员回来后，吴龙进了市档案馆。在档案馆工作不到一年，就转干了，成了陈默的同事。虽说吴龙游手好闲惯了，上班下班由他心情而定，高兴了来，不高兴几天见不着人影，工作更是一塌糊涂，但馆里领导个个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谁也不敢言声，任他来去自由。后来陈默才从同屋的同事尹薇兰口里知道，原来吴龙的老子是市委副书记。

往常，十点不到吴龙是不会来班上的。可今天，他居然准点到达，而且满脸和气，并主动帮陈默存车，为陈默提包，这让陈默受宠若惊，不知吴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俩肩并肩向档案馆走去。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楼，外表古老、落伍、生满了杂草，而里面却华贵、幽静。据说这幢楼曾是清代某位王爷的王府。它曾经门庭若市，显赫一时。而今却门可罗雀，隐于城市一隅，成了档案馆。这里保留着这个城市自诞生以来所有的档案。有些是众所周知的，有些却是秘密，一般人不能看。他们都封在一只只落满尘埃的铁皮柜子里，其中也有这位王爷的秘密。每每想到此，陈默就觉得好笑，感慨人真是太怪了，人生真是

变幻莫测。曾经的都成过眼云烟，而后人却在四处搜集，整理前人的东西，这真有点窥视癖的味道。

吴龙心情很好，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，一只胳膊还搂着陈默的脖子，显得极为亲密。走到一个阴暗处，吴龙停下来，掏出香烟弹出一支给陈默，陈默说我不会，吴龙笑了笑说，噢，我忘了你不吸烟。说着就点了烟，猛吸一口，慢慢地从鼻孔里吐出来，凑近陈默神秘地说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陈默问什么好消息，看把你小子高兴的。吴龙向四周扫了一眼说，听说咱们科要提一个科长，而咱们科就你我和小尹，我看你希望最大，到时我一定提你。听到吴龙的话，陈默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摇摇头说，我可不行，咱不是当官的料。

说完，陈默转身就走，进了办公室。

吴龙在身后急急地说，别介，中午来我的办公室，咱俩好好合计合计。

陈默放下提包，脱去外衣，拎起水壶去院子里打水。打完水，又用拖布将地板拖了一遍，然后掂着脚出来，去给馆长、副馆长打水、拖地板。这是陈默多年来的一种习惯，大概是大学毕业那会儿来档案馆后养成的。那时他年轻，看见馆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真诚地喊一声老师，而馆长年纪大，上下楼梯不方便，于是，陈默就自告奋勇，承担了给馆长打水、擦桌子、拖地板的任务。陈默是个细心人，给馆长打水，拖地板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副馆长不太高兴，见了面总是有些别扭，有时也话里有话。陈默意识到自己糊涂，一碗水没有端平，更何况馆长副馆长办公室相挨，你每天给馆长打水、拖地，而副馆长自己打水、拖地，这怎么行？这不是无意中造成了两位领导之间的矛盾吗？从此之后，陈